

# 一 / 本書的緣起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2024年春天，我寄了一部書稿去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碰碰運氣。那是一部關於學術論文寫作的書，卻不是這一本。一個星期後，出版社約我面談。於是，我來到闊別八年的香港中文大學校園，來到以前經常路過卻從未進去過的出版社小樓。

2016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訪問，名義上是參加科大衛 (David Faure) 教授的項目，實際上是做自己的中國人口史研究。更早前，還曾在該校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有過幾次短暫的訪問，做的是當代中國史研究。這幾次訪問，或住在學校的賓館，或住在善衡書院。進進出出，走過路過，卻從未進過這幢白色小樓。

兩位女編輯接待了我。林驍女士快人快語，其意大致是說，我寄去的書稿不合適，非常抱歉。不過，在這部書稿中，她錄得19條關於寫作方法的「金句」，認為特別有意思。她希望我以這19條「金句」為綱領，寫一部適用於指導年青學生歷史研究與論文寫作的小冊子。

我說：「這樣的書在書市上已經有了許多種。」

她說：「你的這本不一樣。」

書還沒有成型，甚至連樣子都沒有，她就堅信我可能要寫的這本小書將與眾不同。這是多麼大的信任！不過，我早就過了聽到讚揚就飄飄然的年齡，琢磨了一下，隨口說：「我可能沒有時間。」她答道：「我們可以等。」談話結束。

我撿起林驍給我摘錄的「金句19條」，乘東鐵去羅湖轉廣州。那些天，我時常從背包中找出揉得不成樣子的「金句19條」，看看，放下，拾起，再放下。最後，那張破破爛爛的紙就不知去向了。

2024年是特別忙碌的一年。從2月中旬開始，我在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啟動了一個大的研究項目，構建《1368–1953年中國分縣人口、田畝、田賦、徭役數據庫》。至4月底，我與上海交通大學的碩士研究生龐毅同學共同完成了該數據庫的山東篇，接下來的工作還有明代其他14省，工作量巨大。我得先完成這個數據庫，其他的事只能往後挪了。

10月下旬，接到林驍的來信：

曹老師好呀！許久未聯絡了，希望一切好！上次在敝社聊起的選題，談您研究經驗的總結，您有時間動筆嗎？知道您一定超忙，如果需要商量或靈感激發，咱們可以再約著聊聊……

笑臉盈盈，無法拒絕。其實，最令人不可拒絕的，是她將她摘錄的「金句19條」又寄了過來，再加上幾句吹捧的話：「對您來說是信手拈來，但各條都是學術研究和寫作入門的要點。相信這類精華方法論在您心裡還有許多，變成書以後就可以規模性地傳授，金針度人，功德無量。」我掐指算算，至11月底，我們已經完成了陝西、甘肅兩省的絕大部分，剩下的工作交給龐毅，年底完成兩省數據庫應該沒有問題。有時間了。12月5日，我開始擬寫本書目錄，計劃一至兩個月完成。

2024年4月以後，我步入人生的第69個年頭。如果本書能夠在2025年出版，可以當作我給自己的生日禮物。我藉此書總結育人之法，也藉此書回憶過去，表達我對育我者、教我者的老師們的思念。因此，寫一本這樣的書是有意義的。思忖再三，我還打算將此書作為一本自傳性質的書來寫。這樣，在形式上，本書顯得活潑些，不那麼古板。

12月4日晚上，我與龐毅聊了聊我寫這本書的打算。聊著聊著，突然冒出了一個句子：「論文是要出彩的。」這個句子很長時間沒有說過了，龐毅聽得懵然。我換了一個說法：「論文是要有靈魂的。」這句屬「金句19條」之一，後面得加上長長的解釋。

次日，我問我的另一位中年但不願透露姓名的學生：「『論文的靈魂』是什麼？」他答：「好的主題，深刻的主題，有意義的主題。」我說不是。就在這一瞬間，我的思緒飄回到1980年代。我是先知道論文是要「出彩」的，後來才知道論文是有「靈魂」的，兩者有關，但不是一回事。

1982至1984年，我在南京農學院讀碩士學位，開始懵懵懂懂地試著寫論文。1984年與1985年我在《中國農史》上發表的兩篇論文，<sup>1</sup>是關於一本宋代農書的新發現。在一次田野中，我從江西泰和《曾氏宗譜》中，找到北宋時人曾安止（1048–1098）所著農書《禾譜》。該書佚亡已久，世上只存其名。這一發現，有運氣的成份，還不算真正的論文寫作。

我的碩士論文寫的是明清時期的閩粵人對江西山區的移民，拆成兩篇，分別於1985年和1986年發表於《中國農史》<sup>2</sup>。這兩篇論文首次揭示了明清時期發生於江西南部與北部山區的移民運動。主題即是史實，一點兒也不出彩。不出彩的論文不是好論文。這是我後來的認識，當時並不知道這一點。

所以，這本小書會先講什麼是好論文，然後講怎樣寫一篇好論文。在大多數學者看來，寫一篇好論文的前提是要找到一個好問題，而事實上，沒有好材料往往找不到好問題。這樣，本書得先講材料與問題的關係，再講分析與寫作。寫

作不僅是格式問題，也會幫助你完善並深化你的分析。在我看來，論文格式不僅僅是論文內容的載體，更是一種外部強加給作者且要求作者必須遵守的思維方式與寫作方式。哈哈，不好意思，又出來一個「金句」。關於這一點，詳見本書第七章。

從1984年開始至2024年，我的論文寫作已經40年了。我的研究包括中國移民史、中國人口史、中國環境史、中國經濟史、當代中國史、南海歷史地理等幾個領域，因此，本文的討論，會涉及其中的幾個領域。在行文中，我會在每一個章節，儘量集中討論一個專門的領域，以免讀者眼花繚亂。如有做不到的地方，敬請諒解。

有一點需要交待，當每一「金句」第一次出現時，我會用粗體字標明，以加深讀者的印象，也方便自己查找，更便於自己計數。

還有一點需要交待，我力圖讓自己的書寫得通俗易懂，寫到最後，我發現既不通俗，也不易懂。仔細想想，這本書是教人如何寫一篇規範的學術論文，而且還是在核心期刊上發表的那種論文，真的通俗易懂，才是怪了。

就在本書殺青的時候，網上瘋傳一篇文章，大意是講歷史學的驅動力有二，一是問題驅動，一是史料驅動。這一歸納很新鮮，也很有道理。仔細想想，大凡稱得上偉大的歷史學作品，都是問題驅動的。今天西方的史學訓練，也是從提問開始的。許多人以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冀朝鼎、張仲禮等人的作品或研究框架為例，說明問題意識的重要性。相較

之下，史料驅動型研究，就是等而下之的了。其實，如果我們將布羅代爾、費正清等人視為天才的話，天才不是被訓練出來的。但大多數人只是中才。一群一群的中才需要知道研究之法，需要知道寫作之道，需要經過歷史學的訓練。於是，我就把自己從事學術研究四十餘年的經驗貢獻了出來。

在教學實踐中，我也常常苦悶，學生們犯的錯誤，大多數是我在這本小書所指出的。例如我說，論文中不可以設置專門的一節講背景，但將第一節寫成背景的比比皆是。例如我說，論文中的各節需要大體平衡，形式不完美，邏輯一定有問題；然而，每個犯同樣錯誤的同學都認為自己的文章是特例。這樣一來，以這樣一本小書教人寫作，我自己也變得沒有信心了。對於讀者的成功或不成功，我不負任何責任。

儘管如此，我還是希望我的讀者從這本小書中獲益。於是，我為讀者補充了三個材料，讀者可以通過掃描本書前勒口的二維碼獲取。第一份材料是我十幾年前撰寫的論文，名為〈知情、迴避與服從：1958-1960年的無為政治——以縣委會記錄為中心〉，該文的中文版，僅見於一份名為《記憶》的網絡雜誌。這份材料展示了我對於檔案材料的解讀過程，常被用來作為訓練學生的教材。第二份材料是我幾年前與一群學生在網上討論一件檔案時形成的記錄，名為〈私情與糧食：統購統銷時期的鄉村政治〉，其中包括對於檔案的解讀、與參與者的討論、論文框架的確定，以及論文的初稿與定稿。該文從未發表，這次是首次面世。第三份材料是我為本書錄製的三節視頻課程，供讀者參考。

## 註釋

- 1 曹樹基：〈《禾譜》及其作者研究〉，《中國農史》，第3期（1984），頁84-91；曹樹基：〈《禾譜》校釋〉，《中國農史》，第4期（1985），頁74-84。
- 2 曹樹基：〈明清時期的流民與贛南山區的開發〉，《中國農史》，第4期（1985），頁19-40；〈明清時期的流民與贛北山區的開發〉，《中國農史》，第2期（1986），頁12-37。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